

宋

史

翼

宋史翼卷二十四

諸接錄矣高郵尉巡廣東南道通判補廣道權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四

儒林二

黎明

傅寅

李郁

王蘋

周孚先

關注

黃公度

吳棫

陳鵬飛

石塾

鄭汝諧

劉夙弟朝

范浚

方慤

閻邱昕

林湜

沈度

汪達

王炎

趙師淵

施德操

楊子平附

劉炳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安國建炎之亂安國避地荆門明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於此明少嘗從學御史張斲斲託其母至是陷於賊明聞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日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惡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明薦命未下而卒其古道蓋亦侯無可之流

而湖湘學派之盛則明最有功焉

宋元
學案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
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
唐仲友講學于東陽吳蔡之家因從之質疑問難皆
有援據可反復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
陝之說話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于
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
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譔資取甚博參
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呂祖儉見其
禹貢圖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

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
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
之見恥受教也寅亦樂爲之盡嘗舉文中子之說人
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
之書于是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說特以備凶
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
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
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
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
誦其說故寅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

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厯厯如指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寅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寅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遠聞譎詭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

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
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
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其後館
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與義利相箴切不
爲無益之語寅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
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寅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
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
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
之泉村黨禍旣作寅杜門不出其詩閒遠古淡有淵
明康節風所著有尙書說斷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

有父風子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於朱門

兩浙名賢錄參
宋儒學案

李郁字光祖福建光澤人父深郁幼從舅陳瓘學踰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妻以女且告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郁退而思之不合乃獨取論孟讀之不懈凡十有八年渙然若有所得陳淵嘗見而歎曰光祖學行當於古人中求之時既沒後進多從郁遊郁平居留心世務凡政事法度以及行陣農圃靡不究知遊太學屢舉鄉薦不第紹興三年詔遣御史朱異宣諭郡國訪舉遺

逸異還以郁名聞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高宗
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補右迪功郎尋充勅令所
刪定官改承務郎值秦檜用事郁自度不能俯仰遂
築室於邑西山闔戶讀書久之辟福建路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二
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
郁白其非便帥不悅郁卽辭去帥悟慚謝乃復留二
十年七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五學者稱西山先生郁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
不倦以父深遺命爲叔父庭後子揆蔭授承務郎晚

以德壽慶恩補官孫闕全州教授

朱子大全集
李西山墓誌

王蘋字信伯其先福建福清人父俞徙家吳之震澤
蘋出爲世父伯起後伯起受經於王安石二程在洛
伯起遣蘋從之遂爲二程高弟通春秋楊時爲程門
先進同門後來成就莫能踰蘋者自舍法行遂不就
舉紹興四年高宗幸平江守臣孫佑言蘋專行高潔
有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丞相趙鼎以聞召
對稱旨補右迪功郎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詔
令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事曰正心誠意曰辨
君子小人曰消朋黨高宗悅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

議論進止若素宦者儒生能通世務乃爲有用明年
命兼史館校勘尋守著作佐郎力請補外通判常州
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徼猷閣待制
尹焞皆嘗舉蘋自代安國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
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爲宰相秦檜所
抑累數年不得召旬祠歸主管台州崇道觀蘋同產
子證年方十四一日在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
檜以謝天下爲僕所告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
於朝詔逮赴廷尉獄具當誅高宗憐其減等編置象
州蘋以誼故奪官勒停廢於家誼能詩文在貶所聚

徒自給及檜死乃歸

盧熊蘇州府志參章憲撰王先生墓誌及閩書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嘗偕弟棊先從伊川學與楊
包山友善包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
孚先兄弟氣質淳明可以入道程門高弟皆推之謁
太學特恩以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改建德
尉皆不受紹興五年著作郎張九成等言孚先學問
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
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
十一月癸酉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學教授六

年三月改左承事郎

咸淳昆陵志參繫年要錄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調湖州教
授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
宮又輯胡先生言行錄汪藻爲之序稱注之意在於
美風俗新人才

潛說友
臨安志

瑗奧學精義見於著書蒐索

編次罔有遺逸則注力也注嗜學若渴行已誨人以

先哲爲師

茗溪集吳
興郡學記

官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

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臨安
志

黃公度字師憲福建莆田人父靜政和二年以上舍
及第歷遷朝奉郎卒贈中奉大夫公度紹興八年省
試第一是科免廷試賜進士及第簽書平海軍節度

判官代還除祕書省正字時秦檜當國用李文會居
言路排擊無虛日公度移書文會責其受檜風旨文
會以告檜檜嫉侍御史汪渤劾公度欲爲趙鼎游說
陰懷向背遂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差通判
肇慶府攝知南恩州增學廩遴秀民與之登降揖遜
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登第者邦
人像而祠之檜死高宗親政始召還詢以嶺外弊事
公度曰廣東西路數小郡如貴新南恩之類守臣有
至十年不遷者權官苟且郡政弛廢民受其弊高宗
曰何不除人公度曰緣闕在堂除欲者不與與者不

欲高宗曰撥歸部則無此弊矣遂以公度爲考功員外郎兼金部明年輪對便殿乞總權綱厚風俗高宗嘉納尋卒年四十有八累贈中奉大夫子沃以父任補官終朝請大夫知邵州寧慶元五年特奏名漳州

軍事推官

龔茂良黃公行狀
林大廩黃公墓誌

吳棫字才老福建建安人

案繫年要錄作舒州人非是舉進士

閩書

云舉進士後又引徐藏序云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然各志選俱無棫名召試館職不就

紹興間始除太常寺丞十二年夏四月朔遣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忠厚請禮官偕行乃命棫往棫妻忠厚女弟也棫以貧故依忠厚以居忠厚使還移

守紹興府會以郊赦加恩令械爲表中有本無時才
出爲世用語秦檜以爲議已諷言者論忠厚表詞輕
侮詔令分析忠厚惶恐上疏自明赦不問已而檜物
色知械所代遂罷之逾年添差通判泉州泉人傳自
得聞械博通古學日從之遊往復辨質序其論語十
說行於世械長髯豐頰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睟
然見於面目學者皆以君子儒稱之所著補音韻諸
書朱子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才老及洪慶善爲優云

福建通志一
百八十七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

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熺學于鵬飛于是得召對除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閎之爲司業與鵬飛爲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贈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對曰舜禹皆聖人興于微賤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鵬飛每見檜言荆

襄可爲部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
矣是志難成以自佚愴益怒乃以煇爲禮部侍郎以
臨之鵬飛謂煇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
事批其後還之煇亦恨甚鵬飛講筵多引尊君卑臣
之義崇抑予奪有所開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
願思之將召用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
南作何狀對曰觀妖星聚歛爲笑耳乃除名居惠州
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年五十所著有陳博士書
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
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

巖山之禍申侯伐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成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其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言之也

葉水心集
陳少南墓

誌參書
錄解題

石瑩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瑩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

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誌其墓晚名
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
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
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
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著有周易大學中庸解數

十卷文集十卷

台學源流

鄭汝諧字熙績平陽人操行純固言動必謹於禮博
學強記老不釋卷經史百氏經略刑名之書無所不
覽時號武庫紹興中入太學會當朝稱壽尊恩封其
母乃曰吾母爲命婦吾復何求於是歸隱

兩浙名賢錄

劉夙字賓之福建莆田人同邑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弟朔師事之得其傳夙擢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吉州司戶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府教授會朔爲温州司戶迎母游氏就養夙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易任以便親從之孝宗卽位召誠館職策問薦舉之弊夙對曰此執政大臣爲惠而不知爲政致之也陳執中章惇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爵私所親今將告執政大臣爲惇乎爲執中乎則輒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執中與惇所不爲者矣策出學者爭傳誦之隆興元年除祕書省正字朝議減員移樞

密院編修官以母老屢求去不許命兼國史院編修
夙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此而得乎力辭不就
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合疏留之遷著作佐郎
時士大夫無不嚮恢復者建陽朱子召至行在與夙
遇於吏部侍郎李浩坐論之夙不以爲然朱子他日
語人曰某所見乃爲賓之屈明年夙輪對奏曰羣臣
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孝宗遽曰
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無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
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爲異
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

不聞德音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豈
緩急欲爲自將地乎閻德陳敏近墜馬失臂梁珂亦
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孝宗爲之改容遂下詔曰
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
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
闕失夙復封上曰陛下引舊條謀政事得如張闡王
十朋可也乃與曾覲龍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罷宰相易將帥待其言而後決乎嚴法守裁僥倖自
宮掖近侍始可也今梁珂一年三受醜賞內目一日
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

要其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
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
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勳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
濮王稱親爲不可今么麼如楊俛尙熟視莫敢議然
則安用臺諫疏入亟求去除荆湖北路安撫使參議
官乾道元年以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
知衢州時覲自福建副總管召副賀金正旦使道衢
謁夙夙不見在衢期年政平訟理民爭畫像祠之徙
知温州明年引疾歸始朔爲司戶有惠政及夙去民
曰天以太守兄弟賜我邦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

還必問夙兄弟及游夫人安否其得民如此至莆值歲旱手爲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白郡守免力勝錢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饑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算其軍食猶贖二萬五百入之福州因是莆有猶贖米斛增四斂夙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以進盡蠲之莆人謂其澤被桑梓也七年卒光朝時以著作郎謁告聞夙訃哭之甚哀祕書少監周必大語三館士曰師友道喪久矣艾軒此哭古道爲之一振吾儕弔可已乎遂縞衣哭於光朝之門光朝答弔者曰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

於憂身古之遺直也何可復得聞者以爲知言子彌
正彌邵彌邵自有傳

夙弟朔字復之與兄齊名時稱二劉少喜周易蘄以
著作成家旣而曰春秋爲王介甫茅塞久矣由是更
治春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屬歲饑繼以大疫郡守袁孚以朔董其事朔
計日授粟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設二坊以居病
者命僧主醫療朝暮至以藥囊自隨所活數萬人收
道旁棄兒募乳飼之聽無子者擇取嘗攝教職以義
理之學淑諸生陳傅良葉適皆所成就後名於時乾

道二年同知樞密院陳俊卿薦於朝召至行在賜對
朔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
堪之言因以考察成敗得失改宣議郎知福清縣時
王之望爲安撫使不以禮待僚屬朔以義爭之望不
悅居五月引疾請祠再召入對虞允文爲相方銳意
謀恢復朔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爲失策昔紹興間
累增歲幣今減十萬矣往者兩淮不許備守今江北
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教兵彼且呵問今沿淮
分屯鼓聲達泗潁矣或不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
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北

人嚮導憑虛蹈空將有臨危失據之憂此所謂決天下於一擲者也孝宗悚然免試除祕書省正字疾作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行至信安而卒朔兄弟皆負重望夙性挺持不以辭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子起晦起世起世登慶元二年進士官廣州南海尉

葉水心集二
劉公墓誌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世家應仕浚獨不近榮利篤志聖賢之學以治心養氣爲本紹興中以賢良薦因秦氏當國不起婺守延之入學主講亦辭不就閉門講

道危坐一室座几敗帷處之泰然學者稱爲香溪先生浚之文世之所誦習者四書集註所取心箴而已他罕有知者元之胡仲子始表章之謂其多超然自得之語不獨心箴也案香溪集答潘默成書云膚受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尙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子子爲世俗趨慕耳然則浚之學所謂得之遺經者皆承伊洛之風而出雖不在見聞知之列而同車合轍可謂豪傑之士也所著有香溪集三十二卷浚雖不仕非無意於世者其書曹參傳後則隱戒熙寧之變法其補程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

讎其讀周禮一篇亦爲王安石而發而進策五卷及上李丞相書於當時世務尤言之鑿鑿非迂儒不達時變者特以時不可爲而自晦耳

宋元學案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領鄉薦表進禮記解于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于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等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嚴州府志

閻邱昕字逢辰麗水人知温州時有秦檜親黨薛某爲郡丞承檜密旨俾造漆器昕不從薛怒諷秦相黜

之所嘗憤權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郡守馬光祖建祠祀之

扁曰清風

嘉靖浙
江通志

林湜字止甫長溪人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卽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湜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湜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袵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湜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卿韓侂胄用

事呂子約貶嶺外滉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
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
朝出爲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
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

閩書參萬歷
温州府志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度從學陳淵幾二十年紹興間
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閒居獄犴無宿繫
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
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
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

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度以錢六萬
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

書

江西志參朱子大全集

汪逵字季路應辰子乾道進士官國子司業韓侂胄
用事斥僞學善類不自安劉德秀因乞考核邪正眞
僞所逐多名士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爲妄言并
斥之閒居二年參政李璧力言於朝嘉定初召爲太
常卿累遷至吏部尙書

人物志

王炎字晦叔婺源人登乾道五年進士調明州司法
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張栻帥江陵

聞而器之檄於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
教養爲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
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
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
薦改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
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二千八
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
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
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沖佑

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
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
於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
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
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於家年八十一所
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
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
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
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稿
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

卒如其言

新安文獻志
王大監傳

趙師淵字幾道號納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
朱文公游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
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
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
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
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赤城
新志
金華王魯齋嘗跋晦翁所與納齋帖稱納齋登朱子
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
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

台學
源流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
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躡造空無
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尙自顛倒後先況又飾荒幻報
應誑愚取資則尤爲世蠹因著爲論以曉未悟實有
強立不惑之見

楊子平同縣人名犯度宗御名子平其字也安貧樂
道不妄取予謹獨之操閭室猶康莊也二人身寒而
譽不宏然里人嚮慕與張九成等清熙四年縣令魏
伯恂祠九成于學以德操子平佐號三先生

咸清臨
安志引

程大昌鹽官縣學
三先生祠堂記

劉炳字翰仲福建建陽人與兄燦弟炯俱從朱子講學於寒泉精舍朱子編集程氏遺書成炳研誦晝夜不息第淳熙五年進士授迪功郎調劍浦縣丞轉知安州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儒學訪求前令謝良佐遺跡創上蔡先生祠於講堂西隅朱子爲文記之美其嗜學而居官不苟也累官兵部郎中以朝奉大夫奉祠自號悠然翁學者稱睦堂先生

福建通志

宋史翼卷二十四終

男樹麟校字

宋史翼

卷二十四

十九

宋史翼卷二十五

陸心源輯

列傳第二十五

儒林三

楊子謨

時

澗

子少章附

黃

樞

范仲輔

朱

輔

陳文蔚

車若水

滕

璘

李

繪

楊復

董

鼎

余芑孫

陳埴

張

淳

李

稟

度正

胡方平

游九言

弟九功

饒 魯

輔 廣

術 混

程永奇

陳 著

董 楷

黃仲元

楊子謨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栻之學以授子謨子謨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平誠澹熙七年省試胡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

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速於求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鏤繡以充苞苴絡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

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子謨以計遣之使又至子謨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以收未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謀者天意修人事以待天意其要

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
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
必歸諸此更化以來眾正之路方啟而羣枉之門漸
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
斥而夤緣勢要有拂拭敘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
不可同器今願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
監宗蹙額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自知不容請
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子謨移文
內省索贖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
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

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貽書強起
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自奉祠講學于雲山書
院與諸生敷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
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鶴山
集

時濶字子濶學者稱南塘先生其先開封人後徙居
東陽天姿卓絕呂祖謙一見異之試以文援筆立書
由是親重濶侍學左右未嘗一日離故得於東萊者
爲深門人自以爲不及登淳熙八年進士授迪功郎
監潭州南岳廟刻意問學不及汲於利祿調溫州天

富鹽官郡侯雅敬瀾檄攝郡文學生徒間有不居學
而靡廩食者繩以規不聽自罰俸以彌之有孫其姓
者在罰中挾二車以請免瀾不爲變貳車怒窘以鹽
事瀾援鹽官印趨庭納之不脫衣而去調邵武軍泰
寧尉改教授臨安府學養士以九十人爲限而分四
方求者常數倍朝廷優京庠率三歲許就太學試補
者七百餘人往往挾戚里臺諫以進瀾悉以禮法裁
之禮部倪思薦改秩知甯國府甯國縣或有以邑弊
不可爲語瀾者瀾曰安有不可爲之邑其身不正是
爲私罪私罪斷不可有也催科政拙是爲公罪公罪

其可無乎於是舉大義立大信大書其楹曰刑罰如
加諸身賦斂如取諸己手疏諭民不移文催租約民
自輸有吏乘間詒欺濶覺不正吏罪自咎不明榜通
衢謝民邑爲鄉十五其二吏循舊稱頑鄉濶警曰吾
知其良而已削去惡名其鄉感奮課反出諸鄉之右
漕臣以爲有古循吏風薦之通判袁州至則戒吏毋
得下縣日與守媪心惠愛一郡大治民歡呼于道改
通判台州到官踰年如所以治袁者一夕不病卒在
家悄悄如對大賓盛暑必冠必襪見人善則稱誦若
已出不善不肯視其面以故君子皆愛之而見嫉於

人者亦不少有南堂雜著若干卷易講義若干卷左

氏講義若干卷用錄若干卷日記若干卷

陳復齋集時公墓誌

祖謙輯書說自泰誓至洛誥未畢而卒闕以平昔所

聞補完序而刊行之

敬鄉錄及書說序

子少章字天彝寶祐癸丑進士由南康軍教授擢史館檢閱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自負甚高談經自出新意史學最精平生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篇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總曰所性稿五十卷鄭士懿稱其新雋峭拔自成一家吳師道

亦云

嘉靖金華縣志

黃樵字實夫溇州人淳熙中舍選入對大廷獻十論
升進士丙科調南劍州教授三山講學之侶二李與
林其肩目而樵亦翹楚也迂仙解毛詩標足之兼傳
龜山了齋之學官終宜教郎有詩解中庸語孟解學案
范仲讜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
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張栻雖
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仲讜始從栻學杜
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魏了翁謂其剖析精微羅絡
隱遁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
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

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
謂范蓀范子長范子諤與仲黼皆成都人薛紱鄧諫
從皆漢嘉人盧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
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仲黼私淑得之而南昌
李修已延平張任佐亦同講習其間

宋元
學案

朱黼字文昭學於陳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
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王莽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
正統葉水心序之且云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
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於南蕩山抱其學

以終

平陽
縣志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朱子門人著書立說深得旨趣朱子與手書往復互論正所作州學修禮器記亦

推尊朱子儀式而損益焉

林志

車若水黃巖人講明性理博學王文自號玉峯山民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峯先稿

明一統志

初從陳耆卿學古文及從杜範游太梅之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

緒論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而野口訥不能言卽之旣熟回視胸中狹者寬塞者

通陋者廣眞益友也

台學源流

滕璘字德粹婺源東溪人與弟琪俱從朱子遊登淳熙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璘一見可得掌政璘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願可干進乎後知縣歲饑奉行荒政多所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侂胄屈徑從銓曹註四明簽判以病奉祠尋起倅隆興府歷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其爲政務寬厚愛民兩爲帥幕皆以誠實不欺事其長所議多悅從其在閩時有議更鬻鹽舊法者舟

人亭戶皆失業璘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
其舊官至朝奉大夫賜三品服致仕璘自少喜讀書
在蜀得官書數千卷以歸及家居益求生平所未見
搜覽不怠所著集曰溪齋類稿初璘爲論語說朱子
見而善之旣而語之曰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
於多立說璘慙然不敢輕論著及卒眞西山爲撰墓
誌盛稱其學得朱子淵源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
域云子鉦以孝友稱

眞西山集
滕公墓誌

李縉字參仲婺源鍾山人父鏞以恩科入仕終太平
推官縉絕意科舉築室鍾山以老淳熙中朱子自武

夷歸每過猶講論終日稱其文章高古奇崛如其人
爲書齋扁以鄉丈人稱之卒書其墓表曰有宋鍾山
先生李君墓所著有論語西銘解義山齋業書及詩
文等集子季札亦從文公學答問見語錄有明齋娃
見錄膚說及近思續錄字訓續編會語集家塾記聞

諸書

新安文獻志鍾
山先生行狀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幹相友
善資性通敏精於考索真德秀帥閩嘗創貴德堂于
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
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問
書

董鼎字季亨德興人受業於黃幹得其端緒著書傳

纂疏

明一
統志

余芑孫亦德興人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明一
統志

陳植字器之永嘉人父煥字民表隱君子也植舉進

士少師葉水心後從朱子學甚言善問者如攻堅木

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

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

其節木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

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

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

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悉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朱子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

溫州府志
參木鐘集

張澹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澹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喪無不與士喪禮

合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
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
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
沈沈偉然丈夫也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
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
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著有古禮十

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

止齋集參
改媿集

李塋字季允丹稜人父燾宋史有傳學者稱爲悅齋
先生燾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璧與塋最達
從張栻遊求道甚銳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

試爲館職廷對忠議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堊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堊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黃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強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堊以諸軍皆因烏合之眾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堊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

能請罷詔知遂寧府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堽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宰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諉以分責尙謹旃哉然堽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說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

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十朝綱要諸書時蜀
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或死或逃無
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
謀死守見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隍堞設木隔
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厲賊覘知有備
取他道去城西牛頭山極險稟謂叔遠曰昔者相里
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
乃跨山包之通西溪之渠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
所有遂恃之無恐

朱元
學案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

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用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禘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二年大禘之義著有

性善堂文集

宋元
學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初德興沈貴瑤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子之易於黃幹而方平少從夢

程遊繼復師賁瑤故於易爲得其傳既又精研反復
二十餘年嘗謂朱子本義明變占之旨而啟蒙四篇
特明象數以爲讀本義章本乃合本義啟蒙註通釋
一書又爲外翼四卷又作易餘閒記傳於世

新安文獻志胡

王齋傳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
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
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栻帥廣西辟幕
下栻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黨禁方嚴九言記上
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聞者壯焉調全椒令開禧初爲

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
贈直龍圖閣諡文清九言始學於張栻教以求放心
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
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
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
者稱之號默齋先生

闔書及
後村集

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用蔭補官嘉定中興
元失利九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
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
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跋

前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先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奸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府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

寶祐中謚莊簡

劉後村大全
集參閣書

饒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髫齡有志於學稍長從黃榦李燾學榦問論語首論時習習是如何用功魯曰當兼二義釋之以思慮熟之以踐履榦大器之

嘗以易赴棘試不遇遂歸專意聖賢之學以致知力行爲本中書舍人趙汝騰御史董槐左司諫湯中提刑蔡杭等皆相爲引薦召不起時理學大明師儒倂屬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門人私謚曰文元所著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西銘圖近思錄註

宋元
學案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遠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泰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

爲崇德人泰州四子廣其仲也廣生于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祖謙遊已問學于朱子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廣不爲動朱子曰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儒奉使未成欲遣廣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栴自代與魏了翁善每相過必出朱子言語文字雖誦移晷而去了翁外補廣以其生平所得於朱子者盡畧之廣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

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涇在樞密雅重之政府益忌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築傅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傅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至元嘉禾志
參崇德洪志

衛湜字正叔涇弟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嘗集禮記諸家傳註爲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三年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

州學者稱爲樂齋先生

盧熊蘇州府志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朱子省墓婺源永奇受學侍
歸建安踰年而返朱子書持敬明義之說勉之遂以
敬義名其堂邑子弟從學者雲集郡縣大夫有稽古
禮文之事悉咨訪焉江西制閩請爲白鹿洞書院山
長浙東帥聘爲塾師皆不赴父晚得痺疾孝養備至
務適其歡居家嘗做行伊川宗會法以合族人又舉
行呂氏鄉約冠婚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僞學
難作遁於邑之東山朱子訃至設位慟哭或傳其輓
章於有司被繫者數月平生玩索經傳爲六經疑義
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

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傳各爲註釋一卷朱子語類出於眾手純駁不一因加銓擇爲朱子語粹十卷又集朱子論中和之旨爲中和考三卷以大學始於格物自號格齋有格齋稿四十卷及疾革門人問之正衣冠而起曰吾不能多言呼筆大書一敬字而逝

學者稱格齋先生

新安文獻志格齋先生墓誌

陳蕃字子微鄞縣人

案著撰前妻董氏墓表自稱陳必大注云必大先生乳名又案

寶祐四年登科錄著號本堂

案本堂集著每自稱松溪遺老德剛子

小名祥孫小字謙之

成化志

爲舉子聲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容

六歲能文

成化志

右出語往往驚其坐人

蔣嚴本堂集序

寶祐四年進士

寶慶志

初監饒州商稅

嶧縣志

調光州教授

奉化縣志

景定元年任

鷺洲書院山長

本堂集案嶧縣志作白鷺洲山長誤

相國吳潛以著才

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著曰甯不

登朝不爲此態遂出爲安福令

嶧縣志案紹興府志作福安宋無此縣名

從宋元學案乙之蔣傳作福甯亦誤

未幾浙漕提領趙與峕辟監三石

橋酒庫湖南帥趙必普辟帥準旣而與峕爲江淮提

領復辟蕪湖茶官

本堂集

四年賈似道買公田于浙西

著時爲著作郎上疏曰似道居外間則志在欺君處

端揆則務於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

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安民似道怒出知

嘉興

成化志案浙江通志作斥知嘉興又案寶慶陳氏譜作出知南昌縣

咸淳四年改

知嵯縣先是宗室外戚有居嵯者持一邑權前令率

被誅去且布黨僻地剽繫行人役於家及造白契占

人田產著至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

紹興府志

在嵯四年遷通判揚州去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

十里至城固嶺

案蔣傳錢志作固嶺攷嵯縣志陳公嶺在縣東七十里舊名城固嶺則作

固嶺誤宋元學案作成國嶺更誤

民依依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

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忠問何以教我著曰義理明而

取于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

而公巨室如是而已

嵯縣志

尋改臨安簽判轉通判羅

太學博士

本堂集案任士林文公書院記先是朝請大夫趙崇燾有志改築其壻太學博士著

規示之是著嘗與崇燾謀建朱子書院但無年分可攷故附注之

十年賈似道歸越

治母喪

案原文作咸淳元年攷宋史本紀咸淳十年賈以道母喪起復視事則元年當係十年之

誤故改

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率諸生

上疏切諫以爲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不聽似道銜之

比還朝欲遠竄著上不可後以監察御史知台州

蔣傳

除祕書監不就

奉化志

著爲人抗節不屈

成化志

雅操足

以勵俗議論足以匡政而卒阨于枋臣不得大用

陳旅

歷代紀

德祐時試士著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

持白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著每對

人道其屈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

蔣巖序

宋亡避兵遷

徙流離困頓

蔣傳

晚居四明山中

成化志陳樞傳案成化志著傳作晚歲隱

居奉川又築陳旅序言隱居句章山中

不與世接

陳旅序

感慨君國時事

見之詩文

蔣傳

奉化縣尹丁濟以著先朝宿望聘修縣

志

至元奉化縣志

卒年八十四

其子深歲至德觀記案鮑翁家藏集陳著題松江圖古箋

詩一首時年八十矣用筆沈著端勁而行復勻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又案成化志聞志作

年八十課

子深淪洵泌並元儒學官

司成集

董楷字正翁台州臨海人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積

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

吏部郎楷曾從潛室陳植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

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爲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因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以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著策分揲掛扚之法無不畢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而朱子補程子所未逮然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又曰偏于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混

一於義理而不及象占則義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知易者蓋有取其言云

臨海縣志

黃仲元字善甫福建莆田人父績從陳宓潘柄遊仲元少刻志讀濂洛關閩及其父所傳陳潘二家書自取邵雍善人吟以四如爲號績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斯稱耳績撰近思錄義類未脫稿仲元日夕刪補同邑方澄孫極器賞之咸淳七年登進士以對策直言忤時相寘第五甲調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未上陳文龍延於二劉祠一月兩講爲學者師九年捧檄考類試歸過南劍州適江萬頃爲南劍守留之郡齋未

幾萬頃兄萬里招至芝山講學聲譽動一時德祐元
年始之官明年與簽樞陸秀夫至自平江一見如舊
炙燭對酌劇談達曙及聞杭州陷乃歸秀夫趣仲元
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景
炎元年改刑工二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教諭轉
朝奉郎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仲元雖屢膺
超擢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秭曰斯時何時
穀而恥也秀夫拜樞密使將有異除仲元力以母老
辭宋亡歸隱山中不與世接更其名曰淵字天叟併
改四如之號以韻鄉聲翁彥安爲稱卒年八十有二

仲元說經開與先賢異同文亦艱深奇古不可句如
集附錄四如先生
事述參壽藏自誌

宋史翼卷二十五終

男樹勳校字